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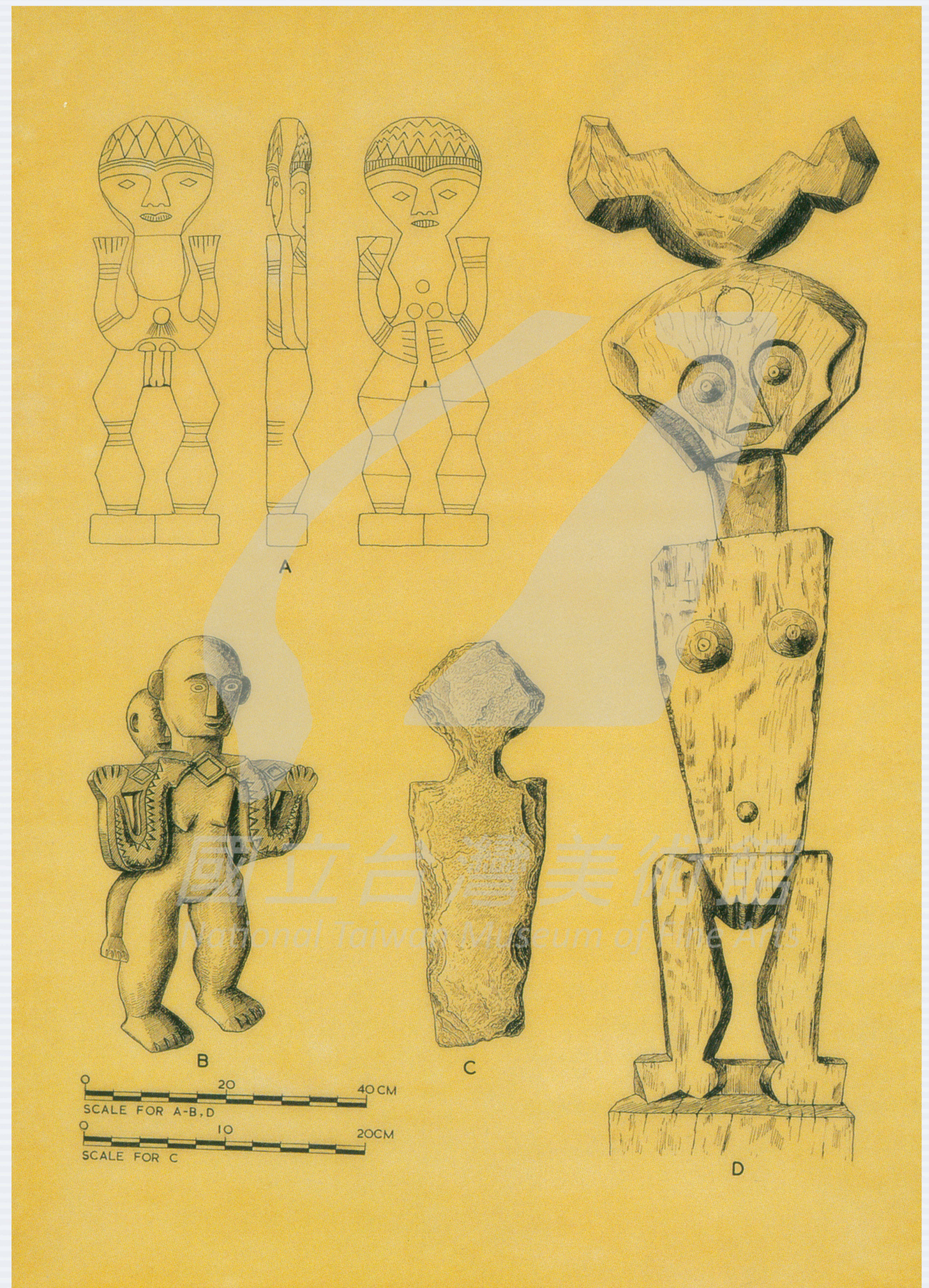
I • 動盪時代的赤子之心

陳奇祿以學者從政，平易近人，熱愛藝文和學術研究的志業始終如一；特別是他無人可超越的學術性插圖，每能獨樹一幟，最為學界、藝術界所稱道。陳奇祿的一生對社會貢獻是多方面的，他是一位臺灣研究奠基者、人類學泰斗、藝術家。他與生俱來的草根性格，在文化的傳播中，屢屢將文化志業，透過承接、轉化、創造，再開拓恢宏新局；半個世紀以來，發揮了極大的影響力。



【右圖】
1987年，陳奇祿攝於東京都國立博物館外。（黃才郎攝）

【右頁圖】
陳奇祿
排灣族的木偶和石製祖靈像
素描、紙本
50×33cm



楔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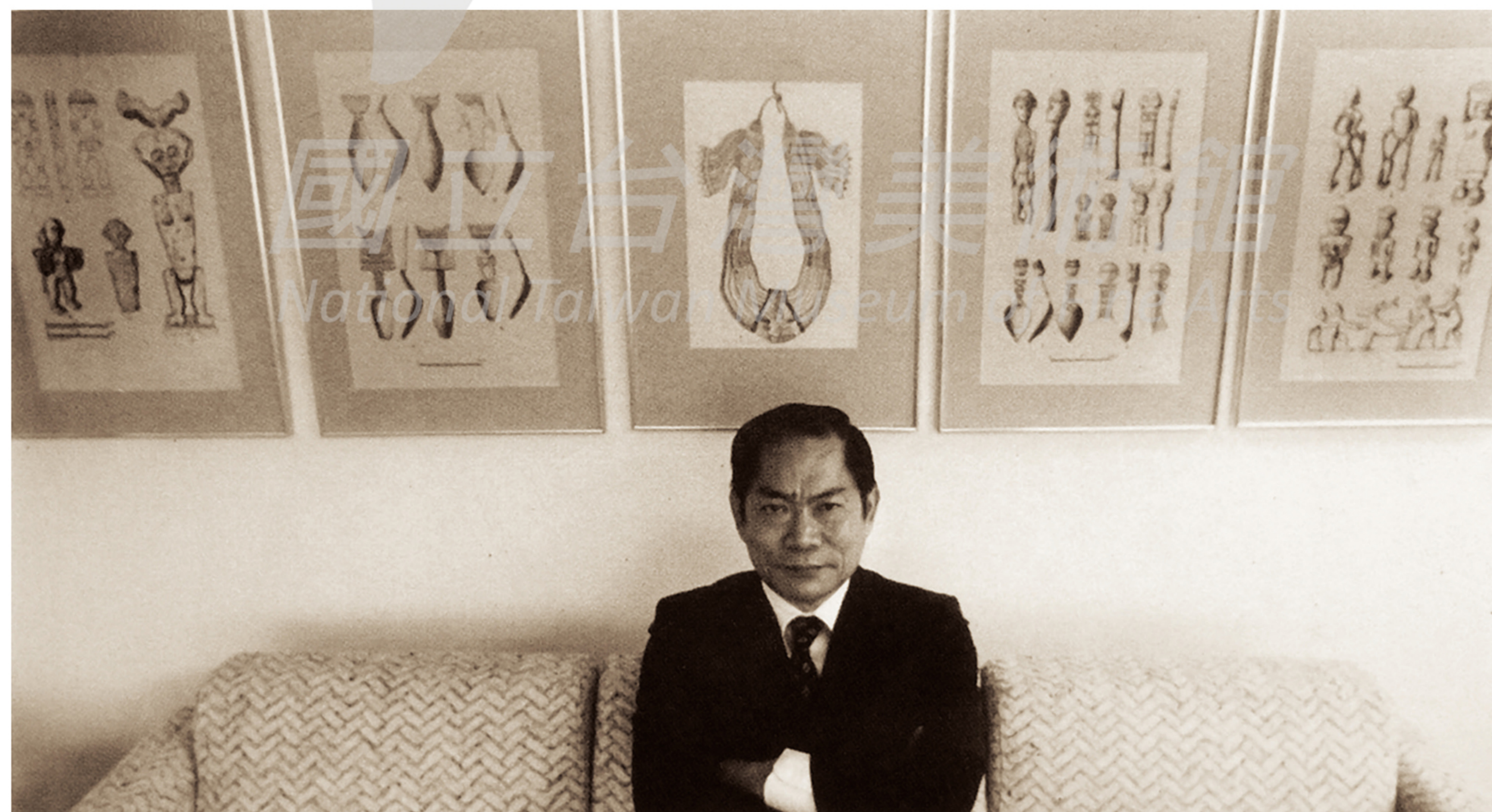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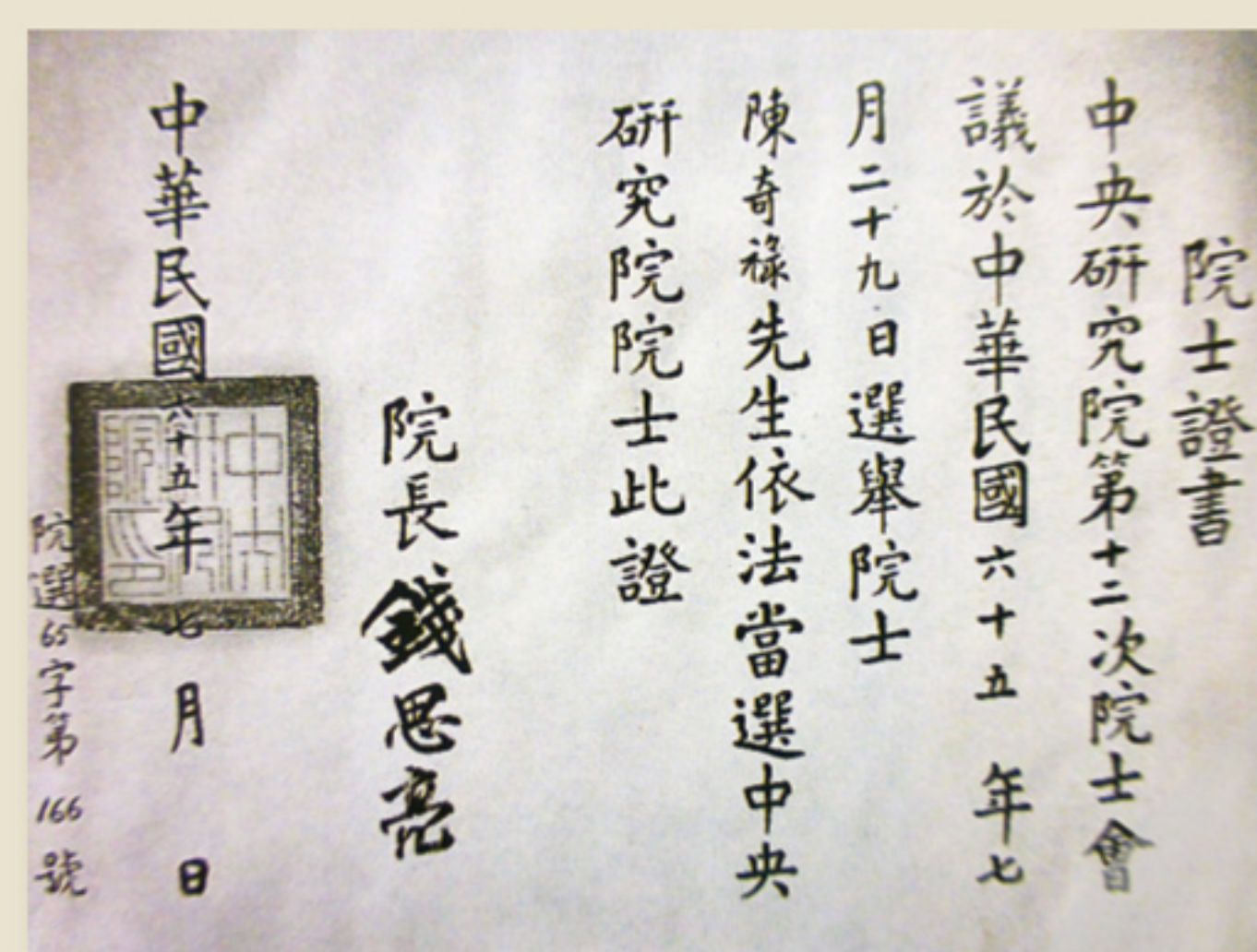
除了畫畫，在學校裡，我也踢足球和演話劇。英華書院是英國長老教會開辦的，和臺北的淡水工商屬於同一系統。那時學校常有英國水兵

來比賽足球，我還是足球校隊的一員。有一陣子，我迷上了金少山，專聽他的唱片，並且加入學校的平劇社，曾上臺唱過「探陰山」的包拯，不過也就那麼一次。

我曾有過成為一個畫家的夢想，但因為父親的勸阻，最終還是打消了念頭。

——摘自《澄懷觀道——陳奇祿先生訪談錄》

陳奇祿院士出生於今臺南市將軍區的漚汪，年輕時代流離顛沛於汕頭、廈門、上海、東京等地，在烽火硝



陳奇祿 魯凱族的女人服式 素描、紙本 32.5×25cm A-B女人盛裝，C長衣，D長裙，E短襪。

〔左頁上圖〕1976年陳奇祿入選中央研究院院士證書

〔左頁中圖〕1981年陳奇祿任政務委員兼首任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的任命令

〔左頁下圖〕陳奇祿1981年於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辦公室內所攝

煙中學習、成長；後半生則回歸鄉里，作育英才五十年。陳奇祿是南臺灣鄉野奇葩，一生治學嚴謹，自臺灣大學助教升為教授、系主任、文學院院長；中央研究院美國文化研究所所長，獲得了中央研究院院士的最高榮譽。

由於社會需要，隨後他從學者身分，被延攬入閣，歷任行政院政務委員、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副祕書長、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文化建設基金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總統府國策顧問、文化復興委員會副會長兼祕書長、公視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等要職。被譽為臺灣文化政策的掌舵者。

陳奇祿以學者從政，但他勤儉自持、平易近人，熱愛藝文和學術研究的志業始終如一；特別是他無人可超越的學術性插圖，每能獨樹一幟，最為學界、藝術界所稱道；而他待人溫厚雍容，瀟灑圓潤，如同其獨特美感的書體，蒼勁有力、墨韻飽滿、造形和結構極為講究，更是識

陳奇祿一家人於1924年（大正13年）合影，前排左2為母親鄭引治，中坐者為祖母吳氏，祖母手抱者為陳奇祿，後排左一是父親陳長生，左2為陳保宗。



臺南縣將軍鄉在日治時代芥子寮國校農作時間，人物前為甘藷田，後為甘蔗田。（財團法人西甲文化傳習基金會提供）

者索取的珍寶。他常開玩笑地說：「弘一大師在虎跑寺落髮出家，留言：萬般皆捨，只留一道。此道即是書道，因他要弘法與人結緣。而我的書法雖不賣錢，但也只送有緣人。」其實陳奇祿的墨韻在藝文界評價極高，並非唾手可得。

陳奇祿一生對社會的貢獻是多方面的，說他是臺灣研究奠基者、人類學泰斗、藝術家，不如說他是一位具東方傳統的經世致用、刻苦向學、無私奉獻的讀書人。他與生俱來的草根性格，在文化的傳播中，並非官僚式的墨守成規，屢屢將文化志業，透過承接、轉化、創造，再開拓恢宏新局；半個世紀以來，發揮了極大的影響力。所以藝文界常稱許他：「歷史的疏濬，現代的自覺」。

在烽火硝煙中成長

20世紀的上半葉，除了南北美洲、澳洲等地未直接受到戰爭的衝擊外，全世界幾乎無一倖免。中國繼甲午之戰，前清割臺，接著是日俄戰爭，中國又喪失領地，主權亦受到威脅；繼而又經過兩次世界大戰，中間還夾著九一八事變，臺灣也被日本占領了五十年之久，導致中國哀鴻遍野，國力崩壞，無力救援臺灣。時臺灣熱血青年林獻堂二十七歲赴日尋求奧援，於奈良遇見梁啟超提及抗日無力感。梁啟超建議：祖國兵疲

財盡，幾十年都沒有能力支援臺灣，可仿效愛爾蘭人對抗英國，厚結日本中央要員，牽制臺灣總督府施政，善待臺民的非武力革命。1911年3月24日，林獻堂邀請梁啟超訪臺，盤桓霧峰五桂樓五日後離去。啟蒙林獻堂後來以「非武力革命」對抗日本據臺。日軍侵華政策，是中國近代史上永遠的痛。唯迄今不見日本賠償道歉。

陳奇祿在日本據臺的第二十九年出生。陳奇祿雖自幼就離開了臺南將軍鄉，但他終其一生對家鄉都十分眷戀，在外求學階段，常說他是一個「失掉家鄉的人」。想想，一個童年四周滿是牛糞、稻草香、臺灣糖業工廠，大片大片青葱蔗園，白鷺鷥翻飛的田園，以及蜻蜓飛舞、灌蟋蟀出洞的生命符碼，都封存在他的記憶裡，鄉愁隨著步履在他鄉流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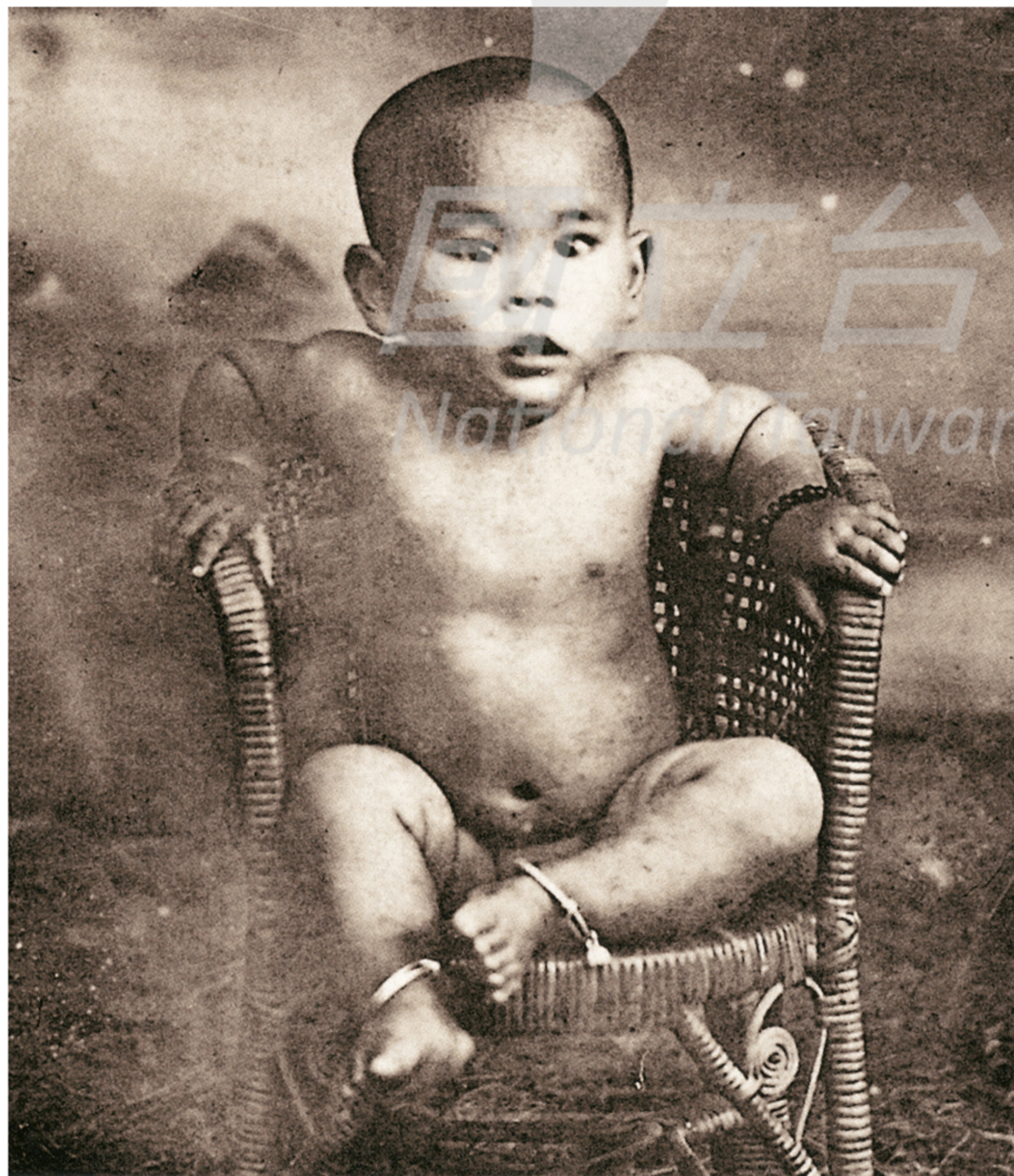
沒想到日本侵華戰爭是陳奇祿漂泊生涯的起點，因此他對故土的思戀，總是從穿越歷史的長廊開始，沿途跋涉的腳步聲，走過荒野的泥濘路，面對逝去的歲月，他獨自承受異鄉的孤獨感。一句「失掉家鄉的人」看似輕鬆，卻是那一時代的人，面對臺灣淪為日本殖民地、歧視的教育政策，所以遠走異鄉也是不得已的選擇；故鄉、他鄉豈止是祖國認

[左圖]

陳奇祿幼童時期天真自然的神情，圖為滿周歲時的留影。

[右圖]

大正15年，陳奇祿（右）與大姊陳碧秋合影。



同的錯亂？只有讓自己成為一棵沉默的樹，隨季節流轉去尋找生命的春天。

陳奇祿是1923年農曆4月27日出生的，排行第二，上有大姊碧秋，下有妹妹碧蓉。他的尊翁陳鵬（長生），母親鄭修明（引治）女士，都曾在日治時代的臺北讀過書，返鄉後，父親在臺南縣佳里興公學校，母親在臺南縣學甲公學校任教。在日治時期，一個僻鄉子弟能在臺北接受教育，與日本駐臺子弟崢嶸頭角，相當不易，顯示家族對教育的重視。而身為長男的陳奇祿，也因自幼聰穎，悟性極高，小時候就喜歡周遭的動植物，隨長輩到溪邊看芒花、甘蔗花，以及斑鳩、竹雞，植基對自然界多層次關懷，奠基他成長過程對筆墨美學、文化人類學多角度的觀照。我們從現存最早的陳氏全家福照片中，見到他正被祖母吳氏抱在懷裡；當時他是最受重視的男丁，很受家人寵愛。另一張是他兩歲時戴著手鐲和腳環坐在椅子上的「裸照」，雙手一前一後，好像就要跳下來玩的模樣。他用手掌緊緊抓住椅子，大大發亮的眼睛，閃耀著敏銳和逼視的目光，正好奇地探索周遭世界。

既然鄉愁始終在陳奇祿魂魄之間擺渡，且讓我們先了解其原居地臺南縣將軍鄉。據說將軍鄉和前清攻臺的施琅將軍有關，但卻是後來由「漚汪」一名所改稱。漚汪有時跟蕭壠（Soulang）社混稱；這地名本來是原住民西拉雅族（Siraya）語，就是「溪」的意思。這個村社在荷蘭時期就已經出現，從而與新港（今新市）、麻豆、嘉溜灣（今善化）、蕭壠（即漚汪）等並列，算是南臺灣古老社群。1624年當時荷蘭人占據臺灣的臺南之後，為了傳遞福音，三年間便派出正規傳教士抵臺，他們努力學習西拉雅語言，到了1636年在新港社又開辦以西拉雅語教學的學校，不但用拉丁字母編撰教材和原語字典，且教導平埔族用拉丁字母書寫西拉雅語。此後平埔族和漢人為土地關係而訂定的契約文書，是避免



乾隆12年《重修臺灣府志》諸羅縣圖。（財團法人滬汪人新傳文化基金會提供）

因缺乏文字記錄，租約契作等文書被偽造或竄改，造成無法挽救的損失，直到前清時還被使用著，就是有名的新港古文書，這是臺灣各族群邁入使用文字的重要階段。

荷蘭時代的臺灣番社戶口表中曾記載著：蕭壠社從1647年的兩百二十五戶、一千九百零七人到1656年的兩百二十六戶、一千四百三十九人，可以說是當時臺灣原住民人口最多的一個村社。另外在清領臺的史志文獻裡，漚汪最早見之於康熙36年（1697）郁永河的《裨海紀遊》，文中有「漚王」一地便是。郁永河記載當時他由臺南赤崁出發經大洲溪（今鹽水溪）、新港、嘉溜灣、麻豆北上，雖然並沒經過近在咫尺的漚汪社，但他的同行者顧君（敷公）卻說：

〔左圖〕

陳奇祿父母親的合影

〔右圖〕

施琅遺像（財團法人漚汪人新傳文化基金會提供）



新港、嘉溜灣、漚王、麻豆，於偽鄭時為四大社，令其子弟能就鄉塾讀書者，蠲其徭役，以漸化之，四社番亦知勤稼穡。務蓄積，比戶殷富，又近郡治，習見城市居處禮讓，故其俗於諸社為優。漚王近海，不當孔道，尤富庶，惜不得見，過此恐日遠陋矣。

以上說明將軍鄉一帶接觸外來文化是很早的，該社歷來文風鼎盛，代有能人，其後散居各地打拼，一直到現代還保有這一優良的傳統。

依據陳奇祿的口述，陳氏卜居臺南縣將軍鄉巷口社仔，已經有好幾代了，是來自福建的移民。社仔有座陳奇祿題額的南聖宮，據其沿革記載：「先祖是來自福建晉江十八都，至今一脈相承，今有百戶分臺北、高雄及臺南各地……」，但來臺的確切年代不詳。

社仔東南不遠的巷口，陳姓也是大姓，根據當地民俗學家黃文博調查，陳姓在清乾隆15年（1750）自祖籍福建泉州同安霞邊保陳姓入籍開墾，而與吳、謝、楊等姓，蔚成今日的巷口一地，但和陳奇祿家族關係如何就不得而知。

陳奇祿的祖父是自耕農，和祖母吳氏婚後育有四個兒子，不過他的祖父卻英年早逝。陳奇祿的父親陳鵬，本名長生，改取的單名就是要「鵬程萬里」的意思；他排行第三，是甲午戰爭結束那年出生的，當時他是唯一被送到臺北念書的鄉下孩子。後來順利地畢業於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就是現今的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這在當時是件了不起的大事。



〔上圖〕

清道光時期臺南縣將軍鄉輿圖。（財團法人漚汪人新傳文化基金會提供）

〔下圖〕

臺南縣將軍鄉光復初期輿圖。（財團法人漚汪人新傳文化基金會提供）



〔左圖〕
陳奇祿母親鄭引治女士（中），
攝於大正10年（1921）。



〔右圖〕
陳奇祿的祖母吳氏攝於家鄉



臺南縣將軍鄉巷口社子的南聖
宮外觀（王文博攝）

陳奇祿的母親鄭修明女士，出生於臺南；她的尊翁鄭少卿，原籍浙江紹興，他是前清來臺官府師爺，也是個有名的書法家，後來在日治時期從事代書工作。由於鄭夫人早逝，由鄭少卿一個大男人照顧一個女兒畢竟是很不容易的事，於是就把鄭修明女士送到臺北念書。在臺北國語學校附設女校附屬女子技藝科畢業，擅長女紅，尤其是製作假花幾可亂真，在陳奇祿小小的心靈中，留下美好的記憶。這個國語學校技藝科，就是後來臺北第三高女前身。那也是當時臺灣女子的最高學府了。

陳奇祿三歲時，就在1926年，便跟隨被選派到廣東汕頭日本僑校東瀛書院任教的父母，而離開了臺灣。其後輾轉鼓浪嶼、香港、上海、東京、釜山、北平、南京各地，在外求學共二十一年，直到1947年的暑假，才有機會回到他常常思念的故鄉。因此在這漫長的二十一年歲月裡，年少的陳奇祿常覺得自己身如漂萍、是個沒有家鄉的人。就在汕頭讀書時，妹妹陳碧蓉誕生了，陳奇祿很喜歡這個後來在臺北文化大學圖書館任館長、文筆極佳的妹妹。

今日將軍鄉的社仔早已物換星移，不復當年的景象。2012年7月，黃文博、香雨書院林金悔、許勝發和筆者一同到陳奇祿的老家探視，我們所見到的陳氏祖厝，依舊是低矮的三合院閩南式建築，古色古香，家宅後面倚靠著南聖宮；陳家廳堂大門兩側的對聯是：

居家自有天倫樂，處世猶存地步寬。

正廳中高懸著觀音佛祖的彩色大鏡，上下桌案頭上供奉著祖先牌位，和他姪兒陳信宏請回來奉祀的法主聖君和西秦王爺神位。廳堂中不時香煙繚繞，薰得天花板都閃閃發亮。據族人說：陳奇祿早年還常回到老家參拜祖先和神明，不過他公務繁忙，常年在外，很難得回一次老家。值得一提的是，陳奇祿從中學到大學讀的都是現代化的教會學校，卻不曾信奉過西方的宗教。

陳奇祿三歲離開臺南時，據他自己推測，大概是跟父母坐火車到臺

關鍵字

鼓浪嶼

鼓浪嶼是福建廈門思明區的一個小島，面積不到兩平方公里，人口不足兩萬。中英鴉片之戰（1840-1842）曾被英國占領，直到1845年才撤軍。1843年中英根據「南京條約」開廈門為通商口岸。其後逐漸淪為公共租界，先後有英、美、法、德、日、西班牙等九國在此設有領事館。是自上海公共租界後第二個公共租界。全島建築特殊，素有「海上花園」、「鋼琴之島」的美譽。



今日的鼓浪嶼莊花園，與附近洋樓建築。（林保堯攝影提供）



〔左圖〕
陳氏祖厝廳堂供奉祖先牌位及奉祀法主聖君和西秦王爺神位（王文博攝）



〔右圖〕
陳氏祖厝廳堂古色古香，堂中不時香煙繚繞。（高業榮攝）

北，然後再乘坐輪船到汕頭去的。才三歲的孩子，實在無法追憶悠遠的往事了。

在戰雲密布裡奮進

廣東汕頭是濱海的大港口，1906年便建有汕頭、潮州之間的營運鐵路，是全國第一條商辦鐵路。營運量很可觀，日均運量達百噸；海運方面，當時每年航運的船隻高達近四千五百艘，吞吐量僅次於上海和廣州，其商業之盛居全國第七位，是粵東、閩西南、贛東南交通之樞紐，進出港口和商品的集散地，繁華之盛可見一斑。

汕頭的嶺東一帶文風極盛，至今，陳奇祿還常常懷念著嶺東那種用宣紙裝訂的書法簿，也和妹妹碧蓉在這裡度過最愉快的童年。後來父母辭去日本僑校的教職，在水產公司任職，在這種環境下當然有吃不完的魚蝦、海鮮，可是他就是不愛吃魚，女傭們往往要端著碗盤追逐到處逃跑躲藏的他，才能塞進一口，弄得大家哭笑不得。等到就學年齡，他的父母決定不讓孩子讀自己任教的學校，而安排孩子就讀普通小學，就是汕頭第一小學，一個設備並不好的學校。

五年後小學畢業，順利考進汕頭第一中學，只見榜單上第一個名字



就是陳奇祿，孩子是榜首，父母親分外高興，覺得很光彩。

在中學兩年中，陳奇祿潛心學習古文詩詞，勤快地練習書法，並跟著賴敬程老師學美術，是個精力充沛又興趣廣泛的少年。據陳碧蓉回憶：陳奇祿當年常常拿零用錢去購買書法用具和材料，很會花錢，早上五點就在石桌上揮舞著毛筆，用功情形很不同於一般的學生，似乎藝術基因深藏在這位少年的腦海中。

陳奇祿所不了解的一件事，就是在幾十年後，在美國遇到賴敬程，但賴老師對他卻沒留下什麼印象。大概老師們很容易記得最活潑或最調皮搗蛋的少數學生，通常對安靜不好動的學生就比較沒什麼記憶，這也是老師常有的毛病。此事讓陳奇祿有啼笑皆非之感。

但恬適安定的日子總是短暫的，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了全面的



〔上圖〕
陳氏祖厝廳堂大門兩側的對聯：「居家自有天倫樂，處世猶存地步寬。」（高業榮攝）

〔下圖〕
臺南縣將軍鄉陳氏祖厝低矮的三合院（高業榮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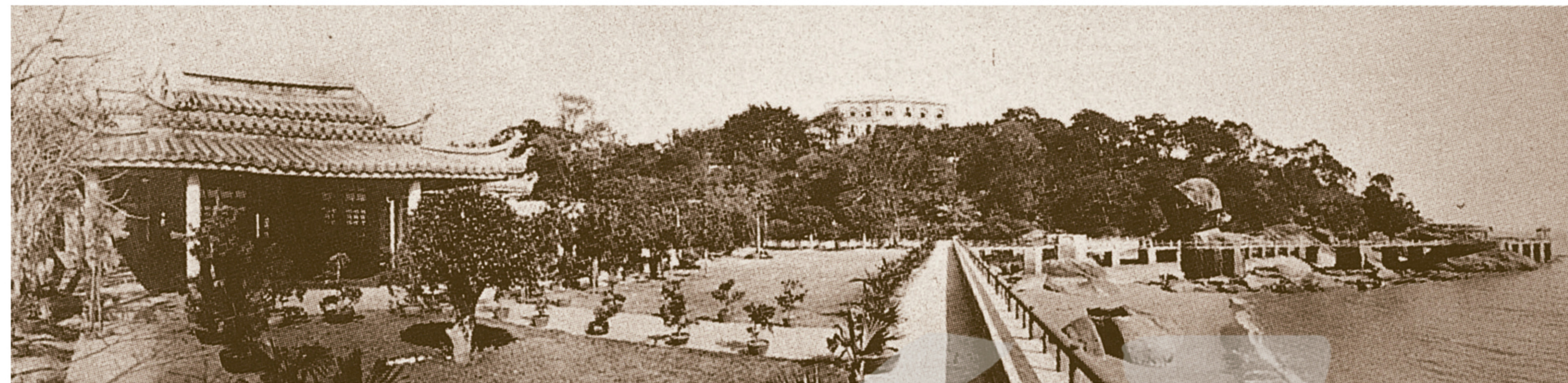
【左圖】

陳奇祿曾跟過賴敬程老師學美術。此圖為賴敬程拿手的彩墨作品〈長藤（凌霄花）〉。（藝術家出版社提供）

【右圖】

陳奇祿（前排右1）就讀廈門鼓浪嶼的英華書院時，演出話劇後與同學合影。（陳張若提供）

抗日戰爭，因為他們被視為日僑，所以不得留在汕頭當地，那時陳奇祿的父母早已離職從商。他們既然不願回到日本占領下的臺灣，就搬去香港；因英國人統治的香港學制不同，沒法立即上學，陳奇祿只得先補習英文，第二年想想還是去投考鼓浪嶼的英華書院，插班讀初中三年級。位在福建省廈門市思明區，面積不到兩平方公里的鼓浪嶼，有「海上花園」、「鋼琴之島」的美稱，是國家級著名的風景區。明末鄭成功曾在此屯兵操練，對抗滿清，現今日光岩上還存在著水操臺、石寨門等遺址。1936年一代高僧弘一法師曾於東廂閉關養靜，並為樓房題匾稱「日光別院」。



昔日鼓浪嶼菽莊花園全景照片

光別院」。

鴉片戰爭時英國人曾占領鼓浪嶼，1902年以後逐漸淪為公共租界，先後便有英、法、德、美、日等九國在此設有領事館。在這段期間很多傳教士先後抵達，他們所設立的學校，對中國教育現代化有著深遠的影響。動盪不安的時局雖然持續不斷，但在這風景秀麗又像世外桃源的小島上，英國人辦的英華書院卻能正常上課，同時經常有外國人在此比賽足球。除英華書院外，另設英華校友小學，於1927年英華校友利用原回瀾經道學校舊校創辦，教師均為英華中學校友，教學精嚴、素質為全島之冠。陳奇祿在鼓浪嶼一直讀到高中畢業，美好的少年時期都在這富有情調的海島上渡過。英華書院是1898年英國倫敦公會傳教士山雅格所首創的學校，1901年遷入現今廈門二中，該校很注重音樂，也由於不時有英國水兵在此踢足球，所以英華書院很早就有了足球隊和游泳隊。鼓浪嶼又有美麗的海灘，全島建築極有特色，並且還留存著許多嘉慶年間的老建築。甲午戰爭後，臺灣割讓給日本時，板橋林家林維源全家也遷到鼓浪嶼居住，並建有菽莊花園，其後

昔日鼓浪嶼菽莊花園與附近洋樓建築



和陳奇祿過從密切的畫家林克恭（1901-1992），當時已回國在鼓浪嶼居住，自此他們便建立了深厚的友誼。鼓浪嶼和其他地方最不同的是，全島常瀰漫著濃厚的悠揚音樂聲，鋼琴的旋律不絕於耳。尤以菽莊花園雖有江南園林審美元素，唯因園區面海而立，其雄偉大氣絕非傳統園林可比擬的。

1913年菽莊花園完工時，主人林爾嘉三十二歲；這位板橋林家後代，欣慰吟詩：「林空心易響，山瘦色能奇。欲識閒中趣，風清月白時。」他成立菽莊吟社與臺灣詩人許南英、陳衍煮酒論詩。

日光岩於明代萬曆14年重修，是鼓浪嶼最高峰。弘一大師曾到此閉關。菽園即借其高聳之貌，延展空間地景之遼闊。

陳奇祿經過初三和高中三年的新式教育薰陶，於1942年夏天從該校的高中部畢業，本來想到廈門繼續大學的學業，但因1941年12月7日日本

關鍵字

顏水龍（1903-1997）

顏水龍，臺南下營人，1929年留學日本，就讀於國立東京美術學校，出自藤島武二、岡田三郎助門下；1929年得霧峰林獻堂資助留學法國，深受尚·馬爾香（Jean Marchand）、勒澤、梵·鄧肯（Van Dongen）等藝術家的影響。



1994年，顏水龍攝於藝術家雜誌社（藝術家出版社提供）

1933年，受聘於大阪「株式會社壽毛嘉社」，是南臺灣第一個廣告人；其後應總督府之聘回臺南推廣工藝美術，1945年受聘為臺南工業專門學校助理教授，教授素描和美術工藝史。1934、1937年和楊三郎、廖繼春等人創臺陽美展和臺陽美術協會，推廣美育不遺餘力。晚年創作以蘭嶼和屏東縣原住民為主，畫風唯美，一片歡愉景象。60年代以後創作一連串馬賽克的公共藝術，如〈運動〉、〈旭日東昇〉、〈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等等，深受好評。



顏水龍 蘭嶼斜陽 1988 油彩、畫布 72.5×91cm

【菽莊花園與林克恭】

菽莊花園建於1913年，是中日甲午戰爭割臺後，林爾嘉隨父親林維源及全家遷回原籍，在鼓浪嶼興建的花園。花園落成時林爾嘉年方三十一歲，畫家林克恭是林爾嘉的第六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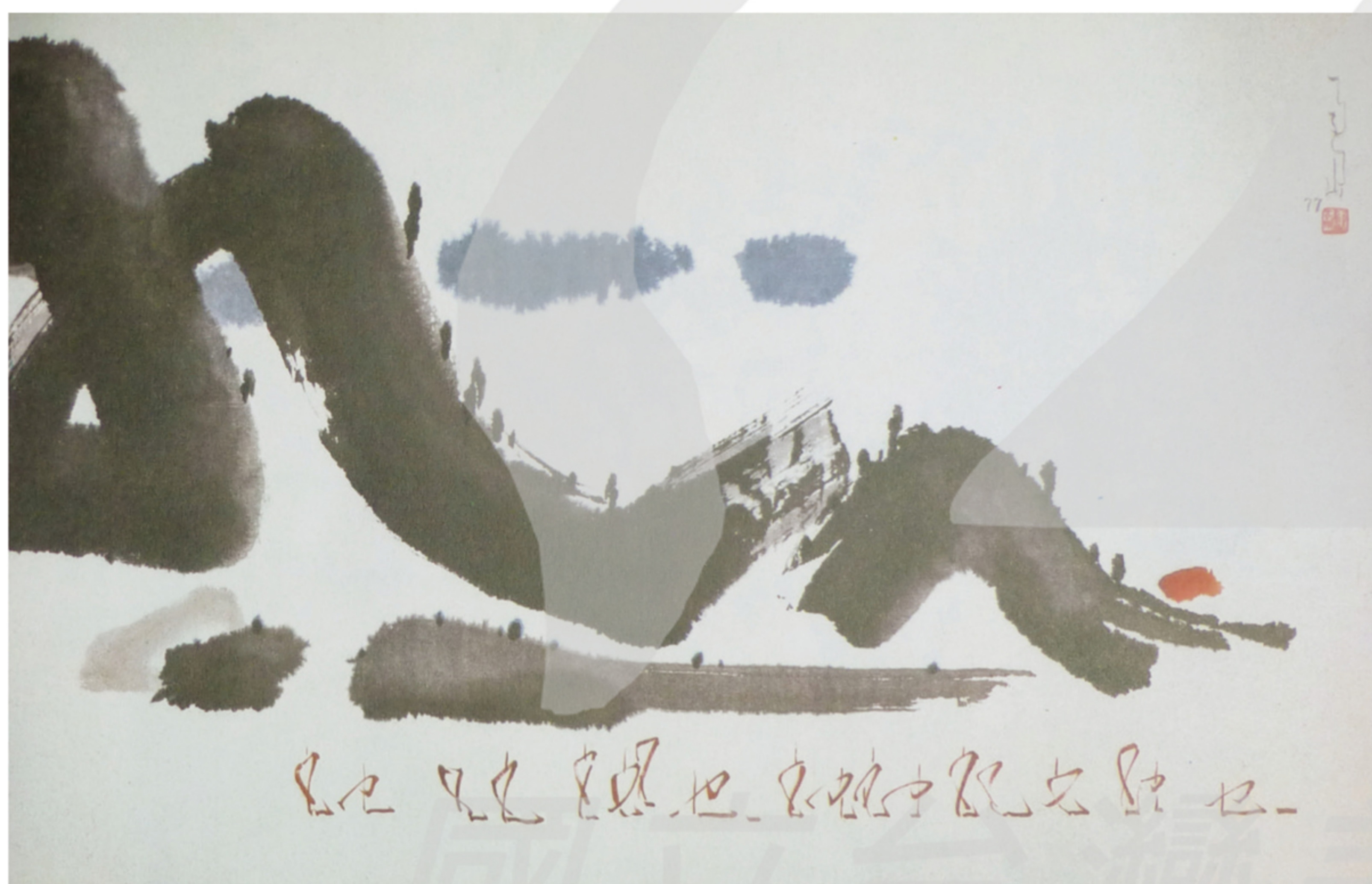
菽莊花園妙在「藏」，把廣闊大海以影壁藏起來，外觀以為是尋常人家，直到繞過月洞門，綠竹林後，只見碧波萬頃的大海迎面而來，借景月光岩，復借港仔后海灘和南太武山，如此借景、借意、借影，使天地間融為一體，以符合傳統美學的平遠、深遠、靜遠的水墨畫韻致，在藏與放中收豁然開朗之美。

20世紀前葉，林克恭（Lin Kac-Keong, 1901-1992）是臺灣唯一赴英倫和歐陸學院學習的畫家。1930年偕同妻子返國，輾轉徙居於廈門鼓浪嶼、香港、澳洲和臺灣之間，春風化雨數十年，培育出許多年輕的藝術家。他早期醉心於歐洲學院派繪畫，畫風練達而清新，其後引用現代藝術理論，轉入抽象與裝飾風格。超然脫俗，有口皆碑，退休後赴美，1992年病逝紐約。



上三圖 2011年菽莊花園三景（報導文學作家李展平提供）

林克恭 自畫像 1922 水彩、畫紙 30.5×22.9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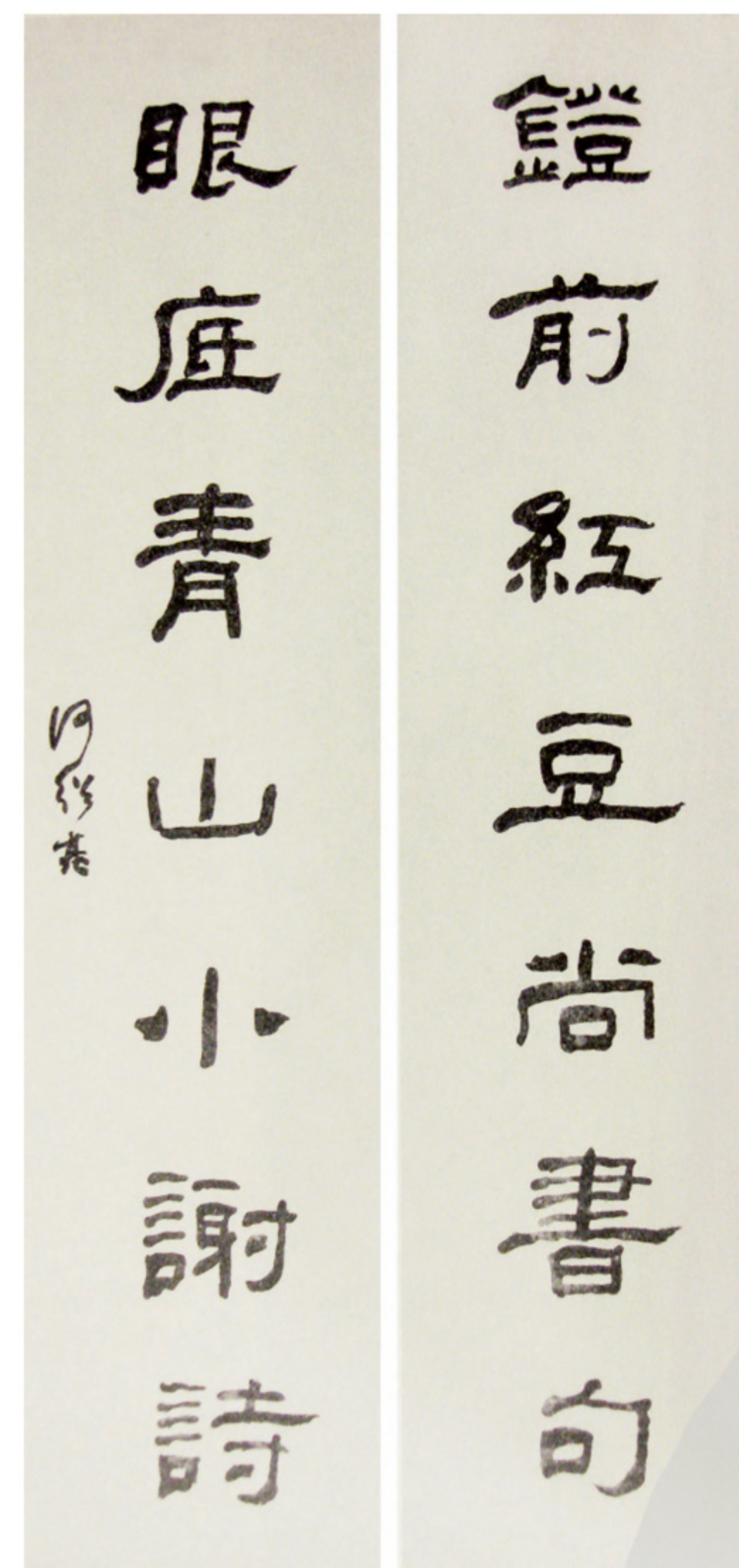
【上圖】
陳奇祿與夫人張若女士參觀陳雨島（右）畫展，在其畫作前合影。

【下圖】
陳雨島彩墨作品〈出帆〉
（藝術家出版社提供）

偷襲珍珠港，大陸也是一片緊張氣氛，學校都已後撤，廈門已沒有進修的管道，於是他便經過上海前往日本，進入東京神田區東亞學校學習日文。

像世外桃源的鼓浪嶼，給陳奇祿一生留下最美好的記憶。他常跟比他大二十二歲的板橋林家的林克恭學習小提琴和鋼琴，也觀看林克恭如何畫油畫。他們也一同優游在花園裡，菽莊花園最讓人傾心的是四十四橋，它是淺海上曲橋，全長100多公尺，宛如一條長龍於水面浮游翻騰，激濺出無數浪花。橋上有枕流石、觀魚臺、渡月亭等，真是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在這裡，陳奇祿遇到當時到鼓浪嶼寫生的臺籍畫家楊三郎（1907-1995）、顏水龍、王逸雲（前廈門美專教務長）、南洋畫家鍾泗濱（1917-1983）、陳雨島（1918-）等朋友。那時這些畫家不過才二十歲到三十多歲，比陳奇祿大多了，所以把陳奇祿看成小老弟，一下子就混得很熟，建立了很好的友情。再說同為臺南縣鄉親，出生下營鄉紅厝村的顏水龍，後來以九十四高齡辭世，一生關懷臺灣鄉土藝術，晚年仍創作不斷，真是典型在夙昔。這些都對陳奇祿產生深遠影響。他也跟這些畫家朋友保持長期往來，例如陳雨島。陳的父親是緬甸華僑，他自上海美專畢業後就回到廈門，陳雨島在鼓浪嶼有一棟三層樓的房子，房子很大，就只有他一個人跟傭人住在裡面。陳奇祿跟陳雨島志同道合，結



【左圖】
何紹基 書法 燈前眼底七言聯

【右圖】
陳奇祿1943年攝於東京第一高等學校

為莫逆，有空就一起畫畫，有時晚上也一同坐小舢舨泛舟賞月，兩個人都覺得他們很「風流」、很過癮。很久以後，陳雨島到臺灣開畫展，陳奇祿和夫人張若女士還專程去觀賞他的畫作，陳雨島的裸女別樹一格，是想像中的美女。

在鼓浪嶼所認識的畫家顏水龍和楊三郎，他們都來自臺灣，一聊就熟，一起翻閱日文美術雜誌，欣賞其中的圖片，獲益不少。陳奇祿在鼓浪嶼讀中學時，一般社會還延續著東方人的傳統，除了讀書，勤練書法也是不可或缺的學養。他先從學習書法家何紹基（1799-1873）入手，再揣摩趙之謙（1829-1884）筆勢，後來也畫畫，踢足球，演話劇。

所謂的五育均衡發展，正是陳奇祿求學時的一大特色。例如在理化和數學方面比他優秀的大有人在，但加上作文、書法、美術的成績後，他往往都是第一名。不過在體育方面可能就不是很突出，因為他常常調侃自己說，只會「潛水」，就是跳下水就起不來的意思。

陳奇祿還學會做女紅、編織、刺繡和脫蠟假花，參加平劇演出，興



日籍畫家角浩曾是陳奇祿的繪畫老師，
圖為角浩與女學生攝於畫室前。

趣是多方面的。有時他和大朋友們在微風裡看滿天星斗，或是一起遊覽古蹟名勝，徘徊在鄭成功昔日的練兵臺上，也常沐浴在落日的殷紅餘暉裡，他想要做個音樂家或是畫家的意願是很強烈的，蓄積著長久心願。

當時陳奇祿的父母從上海回到廈門，對於長子希望做藝術家的想法並不十分贊同，只希望他努力讀書。畢竟在亂世裡，經世致用才符合安身立命的實際需要，等求得高深的學識後，未來的發展就會更加開闊。一心要做個藝術家的陳奇祿，終於接受父親的建議，從上海東渡到日本東亞學校學習日文，



而在1943年春天，順利地考進很少有臺灣人就讀的東京第一高等學校。在相當於東京帝國大學預科學校的一年間，他接受高校學長們的磨練，逐漸養成了找問題、求答案的獨立思考模式和真摯高邁的求道精神。

在東亞學校時，有一天在恬靜的多摩川河畔，陳奇祿遇見一位專注的釣者，時值秋天，米黃的銀杏葉一片、一片飄落溪流，釣者只靜默地觀水波直流，似乎垂釣已變成一種手勢，一種禪林、物我兩忘。寒暄之後始知，其人是日本新制作畫派，二科會的畫家角浩，角浩很誠懇地邀約，希望他利用周日去自己畫室學習素描，也可觀察自己如何畫油畫。後來陳奇祿去角浩畫室學畫，雖然前後不超過十次，但是卻自認為角浩是他唯一的繪畫老師，從而建立親密的師生關係。後來陳奇祿每次到日本，只要時間許可，總是和角浩見面，談論繪畫或一起品嚐好吃的「貽貝」，當然也從與角浩的交往中，更認識了許多日本美術界的重要人物。

戰時的日本物資非常缺乏，購買物品都要附上購物券，沒購物券即使有錢也無處買到東西，此時陳奇祿最常去的地方就是販賣書籍的街道，在街道的巷子裡還有許多咖啡店，雖然並沒有什麼食物，但卻可聽到美好的古典音樂。到了戰爭末期，學校裡許多教職員都被徵召入伍，上課很不正常，而且日本當局對中國留學生管理也很嚴苛，留學生的出入或去處都要受到管制；尤其是日本警察的蠻橫無理，對崇尚自由的學生確實是難以接受。中國學生在這樣的氣氛下，大家商量認為既然無法上課學習，又受到嚴苛的限制和歧視，不如先回國等待時機，再來繼續學業比較妥當。

1944年，陳奇祿和幾個中國留學生，從長崎下關碼頭，乘關釜聯輪到韓國的釜山，再轉乘火車，一路走走、停停、靠靠，鼻孔、眼臉被煙薰黑，睡睡又醒醒，不知經過多少時間才進入山海關抵達北平。暫住在



1944年，陳奇祿在東京田園調布角浩先生畫室習畫時留影。

〔左頁下圖〕
陳奇祿就讀東京第一高等學校時，留下英氣逼人的系列照片。（陳張若提供）

關鍵字

程及（1912-2005）

程及，華裔畫家。出生於江蘇吳興，自幼喜繪畫，對中國古典經籍涉獵很深，亦對老莊之學仰慕欽服。二十八歲首開水彩個展。三十歲入上海聖約翰大學教授水彩畫及素描。三十五歲赴美進修。之後便以水彩畫家身分長居美國。晚年則往返於紐約及上海之間，上海交通大學1999年開設以他為名的「程及美術館」。

程及在美國藝壇上頗負盛名，是全美水彩學會、紐約全美藝術會的理事，也是紐約設計學院院士、美國藝術學院院士。

他對水彩畫情有獨鍾，早期繪畫以具象風景居多，常畫街景、樹林等景致；畫中的色彩光燦又華美，並帶有疏雅澹逸氣質，畫藝被讚譽具有「色空兩蘊」的獨特情韻。（編按）

留日同學家中，陳奇祿在北平目睹被戰火摧殘的古都，感觸很複雜，但他還是把握時間遊歷各處名勝古蹟，如紫禁城、頤和園、明十三陵、北海公園、天壇等，對六、七百年帝都皇家園林，產生無比敬謹之心，從而留下無法磨滅的記憶。

因為當時父母都在上海，於是先到南京蔡培火女婿林瑞雲服務的醫院裡停留幾天；在南京時，陳奇祿也利用短暫的停留，遊覽當地的古蹟，不時感嘆世事榮枯，有陳子昂〈登幽州臺歌〉：「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淚下」的孤寂無依之感。

等到了上海，於1944年9月考取上海聖約翰大學，這又是一個教會學校。一年後日本因廣島、長崎原爆投降了，陳奇祿也曾感受過舉國歡慶的氣氛；但好景不常，隨即因為國、共內爭不斷，內戰陰影總是揮之不去，就在這動盪的歲月中完成了學業。

在學業完成後凱旋

上海聖約翰書院當時是全中國公認英語最好、最優秀的學府之一，



[左圖]

陳奇祿二十二歲時與一頭驢子攝於上海聖約翰大學，後為學校教堂。

[右圖]

1944年，陳奇祿攝於上海聖約翰大學。

1905年升格為聖約翰大學（St. John's University）。據說入學考試往往長達一星期，從二年級起上課全用英文，而學生選課的自由度極大，入學者多為政商名流子弟。聖約翰大學是1879年美國聖公會上海主教施約瑟所創辦，抗戰軍興，一度曾遷入上海南京路的公共租界，1940年又遷回原址。陳奇祿進入聖約翰大學主修政治學，兼修經濟學。

讀大學時他加入該校的唱詩班，唱的還是男高音；同時也不忘繪畫創作，並參與上海的文藝活動。有件很有趣的事，讀大學時還跟他鼓浪嶼英華書院的老師，後來也考入聖約翰當學生的學弟陳明一起開過畫展，他展出油畫，陳明展出國畫，每人展出二十幅作品。

此後他和上海藝文界接觸就多了，特別和任教於聖約翰大學的水彩畫家程及交往密切。他因和程及同住在一棟宿舍，見面的機會也就特

[左頁圖]

程及 上海灘 1973 水彩
27×57cm
（藝術家出版社提供）





1947年，陳奇祿與妹妹陳碧蓉攝於日月潭。

別頻繁。程及的水彩畫造詣很高，其水彩畫中空間感的處理和飄逸的筆觸，尤受好評。聖約翰大學還擁有許多著名的校友，如嚴家淦、顧維鈞、宋子文、吳舜文、林語堂、俞鴻鈞等等都是。

臺灣光復後，陳奇祿的父親不久就得到邀請，回到基隆負責接收造船廠和水產公司，因而母親也跟隨著從廈門回到闊別已久的臺灣。興高采烈的陳奇祿，為了想看看家鄉到底是什麼模樣，於是在1947年就抽空先回臺探親，同行的還有聖約翰的同學，一大堆人一起遊覽日月潭，登光華島，和原住民一起跳舞，也見到了毛王爺（本名毛信孝）。據妹妹陳碧蓉說，沒想到這趟旅行引發了陳奇祿研究人類學的契機，日後成為著名的人類學家。等陳奇祿兄妹倆第一次回到臺南將軍鄉老家，大伯父請他們吃珍貴的白米飯，但他們卻想要尝尝番薯粥，家人都覺得很奇



陳奇祿就讀東京第一高等學校時期所攝。戰後，第一高等學校合併於東京帝國大學，改名稱為「東京大學」。

怪。兩年後的1948年2月，陳奇祿終於從聖約翰大學畢業、停了兩個月就迫不及待地回臺灣了，此時正歡度了他二十五歲的生日。

二十五年的成長歲月，會影響一個人一生。我們可以發現受過嚴格教育的雙親，他們怎麼樣按照中國人的傳統培養幼小的愛子。他們兩位長輩非常注重生活教育，塑造他讀書人的品德，鼓勵他學習高深的知識。因此在陳奇祿一生中，總是特別注重儀表和談吐；他在學業上總是全力以赴，恪遵教誨，努力不懈。另一個特點是保持均衡發展；他學鋼琴、小提琴，聲樂和素描、油畫；不停地練習書法且不斷精進、自我提升品質；他也嘗試演出話劇、平劇，也熱中於足球和游泳；練習刺繡、製作假花，可說是一個十項全能、活力充沛的年輕人。尤其就學日本東京第一高校、上海聖約翰大學那幾年，養成了他嚴謹治學態度、獨立思考能力，以及自由和求真的精神。陳奇祿精通英、日語，又兼具國、臺語的表達能力，為他成功的志業奠定了穩固基礎，可是他念念不忘的終究還是美術，套句俗話：藝術是他的最愛。